

《贾平凹和他的男主角们》 李老师

这一年多来，我陆陆续续读了几本贾平凹的小说。在还没机会一睹风采之前，我猜测他一定长得不怎么“尽如人意”。

别的不说，单是那名字，就取得那么奇怪。什么不好取，偏要用“凹”字。虽然在这里读 wa，不读 ao，但在字面上我还是看到凹凸的“凹”字。何况他还搭配了“平”字，又“凹凸”又“平坦”的，到底是什么情况啊？从诗一般的少女时代开始，我所“认识”的男作家们，从朱自清、刘墉，到最近追捧的曹文轩，名字都是特好听的，同时提供无限想象空间。他们就算不英俊潇洒，至少也有浓浓的书卷气。

我猜测，正因为自己颜值不高，所以贾平凹塑造出来的男性角色几乎都长相抱歉，例如《高佬庄》里的矮子和《商州》里的秃子。不单是其貌不扬，他笔下大部分男性，要么是傻子疯子，要么是小混混或者穷光蛋，甚至是道德有缺陷的家伙。在他们当中，有捡破烂的、挑粪的、揩尸体的、患上严重皮肤病的、有男性功能障碍的。。。。。。偏偏在他的小说里，这些看起来没有什么吸引力的男人，经常莫名其妙地成为几个女人争夺的对象，抑或是让女人爱得死去活来。例如《商州》里的刘成，一开始便是个逃犯，狼狈地东躲西藏。珍子是戏班里的主角，是当地多少男子的梦中情人。可是珍子没头没脑地爱上这个穷途末路的小子，而且还义无反顾。

在我最近拜读的贾平凹作品中，我最不喜欢的就是《白夜》，可是我却要提一提它的男主角“夜郎”。夜郎脱掉鞋子的时候，露出破洞的袜子，脚趾头从破洞中探出来，脚趾甲还镶着黑边儿。。。。。。这让我无法忍受，所以对他印象特别深刻。他在剧团里有一个类似公关的小小职位，虽然有一点文化，浑身却流露出流氓地痞的气息，常常用一些不怎么正当、不怎么体面的手段来处理事情。

夜郎年纪不小了，有一个搞暧昧的对象叫颜铭，但他一直不肯承认对方是正牌女友。颜铭并非处子之身，却处心积虑在夜郎面前伪装成处女。夜郎无意中发现真相，伤心得嚎啕大哭。刚好那时剧团里死了人，大家误以为他为死者而哭，其实他是哭自己的被骗。年轻貌美的颜铭文化水平低，但有外国人的轮廓，身材高挑，是一位模特儿。夜郎迟迟不给颜铭名份，原因是他仰慕着另外一个林黛玉型的女人，名字叫虞白。她是气质高雅、饱读诗书的熟女。虞白终日病恹恹地半躺着，身子娇弱不堪，因而激起男人的怜悯。虞白对夜郎也有几分意思，两人关系像雾里看花。小说的名字叫《白夜》，指的不就是“虞白、夜郎”么？所以真正的女主角其实是虞白，不是颜铭。

夜郎后来半推半就之下跟颜铭奉子成婚，但他一直怀疑颜铭腹中胎儿不是自己的骨肉。很不幸地，颜铭生下的女儿奇丑无比，夜郎感觉再次上当，对颜铭彻底失望。于是颜

铭带着初生女婴不告而别。之后夜郎到颜铭家乡明察暗访，打听到颜铭原来是丑女一名，经过整容和改名换姓，才到城里谋生。

上得山多终遇虎，夜郎因为一次耍小聪明而得罪地方权贵。在小说的结尾，夜郎即将被公安逮捕，一场牢狱之灾正在等着他。

《秦腔》里的男主角名叫引生，是个疯子。小说有时是以第一人称来叙述故事，所以我们可以站在疯子的角度看事情，用疯子的模式去思考。因此读者会觉得引生疯也疯得头头是道，他的一切疯狂举动，都有他的逻辑，这正是小说有趣的地方。引生暗恋着白雪，即便小说一开始，白雪就嫁了人，引生还是死心塌地。有一天，引生经过白雪家，忍不住顺手“拿”了白雪的贴身衣物，被白雪家人追打。他也无法原谅自己，于是把心一横，将自己的生殖器官给割了下来。在小说开始不到十份一的地方，他便自宫成了太监，接下来，这件事情就一直成为笑柄。

后来的后来，我终于在网上看到贾平凹的庐山真面目，果然跟我的想象相去不远。唔。。。唔。。。我看，我这样说吧：他比较巧妙地避开了气宇轩扬之类的形容词。当然，这无损他的才情，也不影响我对他的欣赏。做为一个大妈级读者，我其实不应该对作家的外在有那么苛刻的要求。各位就当作是我闲来无事，在这里吹毛求疵好了。